

故新編



# 蘇北編



蘇北編

行印社分西



張國平

Isao shoo fu

於11月24日購於沙坪壩  
文化服務社

版權所有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

蘇北歸鴻

實價國幣六角

著者 晴村

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 江西分社

泰和中正路一〇六號

印刷者 中國合作圖書印刷所

地址：泰和上田碼頭

泰和  
總經理處

中國安北雁村社  
泰和國泰新中七號

河南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處字第零零五九號

7

# 蘇北歸鴻

## 目次

### 前言

- 一 使我懷念到你……………三
- 二 田偉的慘死……………九
- 三 東家的大女兒……………十四
- 四 游擊司令……………十五
- 五 你也不要開門……………十八
- 六 要錢在包裹裏……………二十二
- 七 老人居……………二十六
- 八 把他們拖出去殺掉……………三一

蘇北歸鴻 目錄

二

- 九 都是欺騙人民的鬼話……………三五
- 十 括觀音……………四一
- 十一 我想不到你會來……………四六
- 十二 萬頃烟波……………五一
- 十三 今天晚上非走不可……………五五
- 十四 老實不客氣……………五九
- 十五 還是冒險去試一試……………六四
- 十六 他不敢吃足了量……………六七
- 十七 以前舊賬一筆鉤銷……………七二
- 十八 查夜……………七九
- 十九 小兒子不肯去……………八四
- 二十 不願意助桀爲虐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廿一 他們眼看紅了……………九四

# 蘇北歸鴻

## 前言

在一個陰雨黃昏的時候，突然接到劍虹的電話，他約我立刻到他家裏去，我因爲很久沒有看見他了，就急急的跑到他住的地方。

他說：『我明天要到長沙去一趟，什麼時候回來還說不定，這裏有一包東西，帶了去不便，留在這裏又恐怕遺失，我想還是交給你保存吧！』說着就把一個紙包遞給我。

我打開一看，裏面有二十一封信，正要拿出來細看，他又對我說：『這是我的表兄江志堅由蘇北寄來的，裏面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，也可以說有若干頭顱和血跡。』

在這時候，忽然有幾位朋友來看他，我就乘着機會走了，並約好明天到海棠溪去送他。

回家把紙包裏的信，依郵戳日期的先後，整理了一遍，然後由第一封看起，一直到天亮，才把二十一封信讀完，身上覺得毛骨悚然，想不到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正在努力復興的時候，在蘇北竟然有這種慘無人

道的魔王，在那裏吮吸人民的血液，假使這信不是劍虹親手交給我的，或者不是劍虹的表兄親自寫的，我一定懷疑那是「天方夜談」。

在海棠溪會着了劍虹，他問我爲何眼睛有點發紅，我把昨夜看信沒有睡的事向他說了，同時我問他：「我想把這二十一封信公開發表，你贊成嗎？」他表示同意。

根據寫信者的敘述，知他是由徐州經過邳縣、宿遷、沐陽、灌雲、漣水、阜寧、鹽城、淮安、淮陰、寶應、高郵、興化、東台、如皋，及南通等十七縣，歷時七十餘日。信裏的事跡，都是他親目所見，親耳所聞，與親身所遭遇的，決不是紙上空談。

因爲要保留他的真跡，在四萬多字裏，我沒有增加一個字，也沒有刪減一個字，除了這篇前言和目錄外，都是他原來的廬山真面目。

書名是南峯兄代題的，我不敢掠美。

晴村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於嘉陵江畔

百長發常... 劍虹表弟：...

你接到我這封信的時候，想你一定是十分的詫異，爲什麼我會離開了上海，離開了家，到這敵騎縱橫的徐州來呢？說起來話很長，現在讓我詳細的報告你吧！

故鄉淪陷後，我把母親妻子及弟弟，一同接到上海來，這事你是知道的，後來強弟在××中學裏讀書，大約經過了半年，功課很好，但不久，他突然的失蹤了。母親急得日夜的哭泣，寢食俱廢，我向各處去打聽和找尋，又在報紙上刊登尋覓他的廣告，鬧了一個多月，依然是石沉大海，杳無消息。日子久了，母親看見我因爲尋找弟弟而消瘦了許多，她老人家在表面上就絕不再提及這件事，怕我過於焦急，但是在沒有人的時候，總是暗暗流淚，有時整夜的暗泣，妻雖然是在多方的勸慰，但也不過是一時的，決不能使母親整天整夜的不想念到弟弟，況且強弟是很討人喜歡的，一家大小以及僕人沒有一個不掛念他，所以每次在勸慰母親的時候，結果變成了大家相對而泣，整個快樂的家庭，由此就如同被愁雲慘霧籠罩住了一樣，使人透不過一口氣來，從此再也沒有一件事能夠叫人愉快的。

這樣經過了十三個月，母親的左眼失明了，妻也爲服侍母親而病倒了，我正急得沒有辦法，就在這時忽然接到強弟自洛陽發來的信，我們真是喜出望外，母親十幾個月愁眉不展的臉上，也有了笑容了，家裏頓時好像有了光明。你想強弟的信上怎樣說？這末很使人意想不到的，我把他的信抄在下面給你看看吧！

大哥：

提起筆來，禁不住會感到一陣心酸，想到年老的母親和愛護我的哥哥將因爲我的失蹤而焦急的情形時，我深深地受着內心的譴責和慚愧，我後悔當初瞞了你們，而自己竟會這樣地被人蒙蔽和欺騙！記得十一個月以前，我在××中學讀書的時候，先生和同學們都讚美我功課的優越，同時，又屢次聽到××先生對同學們的講演，使我感到在學校裏「死讀書，讀死書」的沒有出息，而況國家正在生死存亡的關頭，青年學生怎能死板板地一天到晚去學習幾何代數呢？於是由於××先生的領導，我負責組織了一個課外讀書研究會，我們許多同學都很用功地看過不少書籍，××先生在這時更稱讚我不愧爲一個前進的青年。不過他常常說，理論應該與實際相配合，現在的學校制度實在太不行了，青年學生是國家的生力軍，怎能還是刻板地讀些不關痛癢的課本，就是能在課外辦個讀書研究會，可是還常常受到學校當局的干涉。但是他很鼓勵我們，叫我們千萬別苦悶，他可以替我們介紹到現代



青年學生所理想的樂園去，只要我們肯吃苦耐勞，那就是陝北的抗日大學。他告訴我們，那裏有多少前進的青年男女學生，興奮地過着日子，他們的學識，不知要比我們現在學校裏所學習的勝過多少倍，那樣切合時代的學校才是我們抗戰建國中所需要的。當時我們許多同學就像打了一針興奮劑一樣，個個都想到陝北去——我們所憧憬着的理想的樂土！校中有兩位女同學，起先就給了我們一個榜樣，她們洗去了臉上的胭脂粉，把頭髮剪得短短地，綢緞袍換上了布旗袍，高跟鞋換上了布底鞋，一副準備吃苦的樣子，已夠令人激動，然而，終因他們家中的反對而沒有成行。所以，後來，當我和另外幾位同學堅決要走的時候，就不願讓家中知道一點消息，我們就在一天晚上，偷偷地上了輪船。

離開了家，離開了上海，我們一點也沒有顧忌和留戀。拋棄了一切物質的享受，我們帶着僅有的一點向×××先生處借來的盤費，準備受一切可能受的苦！我並不是忘了母親，我們當時的心裏却這樣想：我們是屬於國家的，我們應該為國家民族而努力，而奮鬥。因此，當船開始動的時候，我們慶幸自己，已是脫離了苦悶的孤島，由內心發出了會心的微笑，我們是光榮的鬥士！

由上海到寧波，經過了金華、江西、湖南，而到達宜昌，再由宜昌乘船到重慶。路上走了四十幾天，經過了不少的困苦艱難，但是，我們五人始終抱着無限的熱情與希望。到重慶時，錢已經化完了

，我們就去找周××先生，他又把我們送到陝北去。雖然乘的是很新式的汽車，終於走了二十天，才達到了目的地的膚施（延安）。這地方確不像上海那樣的歌舞昇平，紙醉金迷，所有的青年男女，幾乎都是抗大的學生，我們自此也就成了他們中的一員。

在抗大算是讀了六個月的書。我們的課程，分：統一戰線，民衆運動，社會科學（即馬列主義），游擊戰術，中國問題，政治常識等六類。可是，多半的學生，都不能滿意這種世界任何學校所未有的特創課程。主要的原因，第一是：一般教師和學生程度相差並不遠，學生當然不能滿足求知慾；第二是：這些課程的性質，與抗日並沒有多大的關聯，並不能學習到真正的抗日技能。就拿游擊戰術來說吧，這是幾門課程中最有關於抗戰的課程，也是一般青年一心嚮往的課程。可是，實際上，只是徒有其名而已。我們根本不常上課。而術科呢，一大隊只有五支槍，可是沒有子彈，怎麼談得到演習打靶；而且，訓練時間，祇有六個月，這也是打破世界紀錄的創聞。

後來，我被派到一個工會裏去工作，時間給了我一個正確的認識，使我漸漸的發現：所謂共產主義的真義，不過是誘惑羣衆，奪取政權的工具。他們各種卑劣的行爲，叫我親自目睹的人，更感到寒心和失望。他們的唯一的祕訣，是借抗日，來掩護自己的陰謀；借革命，去欺騙民衆；借統一戰線，

去排斥異己；借民主政治，去攫取政權；借進步口號，去誘惑青年；製造高調，去炫惑人心；根本談不到民族思想，更談不到救國！雖然這樣，我表面上仍始終不敢作任何的批評，實在我們的言論自由，和行動自由，都是有限制的。

在絕望裏，我有着另外的一線希望，希望能到前線部隊裏去工作，那裏的空氣，也許會比這裏有興趣，有意義些！於是，拿定了主張，就向「中共」中央政治局提出請求，他們允許派我到十八集團軍第一一五師去工作。

第一一五師駐在河南陽城。我於上月二十五日離開膚施，昨日才到此地，住在一個朋友家裏，眼見着人家父母弟兄團聚的天倫之樂，再加上別後內心所感受的痛苦與煩悶，使我再也忍不住地寫這封信給你們了。

我身體很強健，請母親放心。我當時瞞了你們離開上海，原是青年人的滿腔熱情所驅使，同時，也是時代所給予我們刺激的反應。不過，青年人缺少理智的判斷力，事前沒有同你們從長計議過，以致現在後悔莫及，但是將來，我總會想法回來的，請不要掛念吧！祝你

康樂！

弟志强五月二十日於洛陽

虹弟：我接到他這封信以後，既知道他的行踪，又知道他正徘徊於歧途，就決心去找他回來，這樣，才能使我內心得到安慰。因為父親死的時候，我已經三十二歲了，強弟當時僅有五歲。父親臨終的時候，曾一手拉着我，一手拉着弟弟，說：『堅兒，我把弟弟交給你，你要好好的教養他成人。』這一幕情景，至今猶深印在我的心裏，現在他遠在數千里外，又處身在極危險的環境中，他的思想，又與他們那一輩人不同，他們的手段是極醜劣卑鄙的，萬一發現了弟弟與他們不同的理論，說不定馬上就會有生命的危險，那我豈不是負了父親的囑託。

母親——你的姑母，雖然是我的繼母，但是她老人家的待我，如同親生一樣，從來就沒有了一絲兒的岐視，我更不忍心使她老人家的親生兒子，置身於虎吻之下。因此，我向學校內請了長假，決心到陽城去找他。

經過了兩個多月的光陰，歷盡了數千里困苦的路途，終於在上月八日到了陽城。在那裏尋找了幾天，才知道第一一五師已經由陽城開到徐州去了。我祇好再由陽城，晝伏夜行的穿過了敵人防地，到縫開封。幸而錢能通神，敵人軍隊一樣的喜歡錢。我化了一百元的小費，敵人就給了我一張通行證，就由開封大大

方方的來到徐州。現在打聽第一二五師駐在郟城紅花埠，我正準備再到郟城去尋找弟弟。

北方的氣候，真是枯燥極了。雖然是九月裏，已經西風瑟瑟，樹木蕭條了。我住在雲龍山腳下一個學生家裏。昨天在山下徘徊，無意中發現山石上有你在徐州時代所刻的「興學造林」碑，忽然使我懷念到你！我們差不多有四年不見面了，以後，我每隔三日或五日，就給你一封信；假使我的信中斷的時候，那就是我已經委身黃土，不在人世了。希望你，時刻的照顧我的母親和麟兒，這是我唯一的囑託。

志堅九月十五日於徐州

一一

劍虹表弟：

九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了嗎？這兩天因為秋雨纏綿，又加以由徐州到郟城紅花埠，要經過邳縣，大約有三百多里路，有一半路是要通過敵人的侵佔區的，所以不能不計劃一個妥當的走法，因此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動身。

前一封信內，曾向你說，我住在一個學生的家裏，這學生姓田，名叫「維孝」。據他說，他的叔父田

文華是你的同學。他兄弟三個，他是老二。老大在前年死了。老三「田偉」，是南京中學的學生，平常愛讀辯證法唯物論，和資本論淺說這一類的書籍，後來祕密的加入了共產黨。南京失陷以後，他在徐州東北耿集一帶，組織義勇遊擊隊，台兒莊大戰的時候，曾乘着敵人潰敗，劫奪了敵人的許多武器，遊擊隊的人數也擴充到一千多人。徐州失守後，田偉就帶着一班同志，在微山湖（蘇魯交界）一帶遊擊。後來八路軍把他改編爲第二縱隊，叫他襲擊山東省政府所在地——魯村。他以爲這種襲擊友軍，是破壞抗戰實力，和不光明的行動，雖然把部隊開到離魯村二十里的地方，却未向魯村進攻，沈鴻烈部隊撤退的時候，也沒有向他追擊。因此，新四軍軍長項英，對他就發生了懷疑，說他是倒退份子，先把他的部隊調回漣水佃湖。在上一個月又召他到皖南去開會，結果被項英殺害了。同去的衛兵逃回徐州，敘述田偉被害的情形很慘，起初說他與國民黨有關係，後來又說他通敵，最後竟不容分說的將田偉活埋了。現在田維孝一聽到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字樣，就氣得眼睛發紅，破口大罵。

我知道了田偉被害的事情，更担心到強弟的安全。他們這一羣人是沒有情感的，什麼事都做得出來。我無論上天入地，都要把弟弟找回去，仗着父親在天之靈，讓我能夠完成這一件心願。

維孝問候你，他叔父現在洪澤湖傍高家堰，聽說還有八百多人，實力很充足，預備等候時機，除了襲

擊敵軍外，還要替他的姪兒報仇。

志堅九月十八日於徐州

### 三

劍虹表弟：

九月十八日曾給你一信，二十日我就離開徐州，臨行的時候，由維孝代我雇了一個農夫名叫「祁大」，替我揹包裹，兼做嚮導，因為到郟城紅花埠去，要繞着路走，才能不受敵軍的麻煩。

我們是步行。仲秋時候，高粱早已收割完了，廣大的平原，一眼可以看見六七里，一點兒掩蔽的地方都沒有，祇好壯起膽子，冒着危險，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。

路上是荒涼極了，常常在幾十里中，沒有一個村落，有的也不過留着若干的敗壁頽垣，人是早已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了。第一天走到大徐莊，這是維孝的老家，晚上在他一個堂弟家裏宿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忽然刮起大風來了，黃沙彌天，大有「黯兮慘淡，風悲日曠」的形勢，我們仍然揹上包裹去趕路，到下午五點鐘才走到宿羊坪，這是郟縣境界。住在一家小豆腐店裏，因為從早晨到晚上，一整天都沒有地方買

到飯吃，肚子裏餓得饑腸轆轆，豆腐店裏老，替我們預備好了晚飯，就坐在桌子橫頭陪伴我們，邊吃邊談的，他告訴我說：「這裏以前是一個很有名的村鎮，上半年，在一天夜裏，突然來了五十幾個人，各持槍械，把鎮上的幾個大戶人家搶掠了一空，臨去的時候，還把王區長的大女兒搶了去。起初我們還以為是土匪；後來一打聽，才知道是八路軍的游擊隊做的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這裏人，沒有一個不痛恨八路軍的。」我聽了這一段話，暗自慚愧，幸而我沒有談到社花埠去找第一一五師去，不然，他們豈不要把我當是他們的一羣。

半夜裏忽然下雨了，一直到早晨都沒有停止，路上泥漿又厚又滑，無論如何是不能走了，祇好仍在豆腐店裏再住一天，等晴了再走。午後隔壁有一位教蒙館的張老先生來看我，雖然大家素不相識，但因為都是智識界的人，說話很投機。他約我到他館裏去談天，他煮了一壺茶，我們就天南地北的說起來了。

當我們談起八路軍的時候，他說：「敵進我退，敵退我進，敵住我擾，敵疲我打。」這是八路軍自謂為游擊戰術的祕訣，可是這一年來，他們在蘇北所表現的，祇看見他們遊而不擊，未嘗看見他們作一次轟轟烈烈的抗敵戰爭。以前在邳縣鄰近一帶，駐守着一些敵軍，他們對當地人民姦淫燒殺，無所不為。在距離三四十里的地方，就有大隊的八路軍，他們竟視若無睹的不去攻擊敵人。民衆被壓迫得無辦法了，一



再的請求八路軍出動，解除民衆痛苦。他們竟置之不理，因此，民衆就在各處張貼揭帖，希望激怒他們，好出發剿敵。上面寫着：「八路軍，外面好，就是不能把敵人趕得跑。」八路軍看見了帖子，仍然是不理。

。」

張老先生一口氣說到這裏，呷了一口茶，忽然把桌子一拍，說：「老哥！我再告訴你，這些王八蛋，不獨不能把敵人趕跑了，他們還常常的在黑夜裏，出來搶劫善良人民的錢財，姦淫人家的婦女。我的東家大女兒就是被他們搶去的。」張老先生說的時候，氣得兩眼直豎滿臉通紅。我看見他的樣子是氣極了，忙用別的話來打岔，一直談到天黑，才揮手而別。

第三日早上天晴了，但是路上還泥濘得不好走，只得再耽擱一日，白天仍同張老先生談天。他問我到何處去，我就把尋找弟弟的事告訴他。他勸我趕快去，能夠救出一個青年來，就是爲國家增加一分元氣。並且叫我在路上不要向人說到第一一五師去，因爲這一帶的人民，都痛恨八路軍。倘若知道與他們有關係，人民就會不理你，甚而連茶水都不肯賣給你喝的。

第四大早上，我離開宿羊坪，正午到了上灘，過了運河，一路上很平安，晚上就到了官湖。第五天住在合溝鎮。昨下午到了紅花埠，這是鄆城境內。我剛走到寨門口，就有一個揹着槍的大兵，問我來幹什